

孙 钿 诗 文 选

宁 波 出 版 社

孙 钿 诗 文 选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荣荣 伯城

封面装帧:肖穆

电脑制作:陈杰

孙 钿 诗 文 选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昌印刷厂印刷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浙江新昌城关横街 68 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279 千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602-166-3/I · 35 定价:15.00

他从七月走来

——“七月派”诗人孙铤素描

沈 栖

“七月诗派”曾经雄踞我国现代文坛。这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带着战斗的人格、灼人的诗情，怀着所向披靡的气概登上诗坛，正如胡风所说的“喑哑了多年的咽喉突然地叫了出来”，促成了我国现代新诗的又一次勃兴和繁荣。孙铤从“七月”走来，就像硕果丰盈的七月，他的诗，无论是量或质，都是令人欣羡的。

如今，孙铤“孤悬一隅”，老树春深犹缀花，仍然笔耕不辍。这位年望八秩的诗坛骁将，有过初涉文坛的喜悦，有过渴望真理的追求，有过文思涌动的辉煌，有过蒙冤罹难的不幸，有过重返文坛的激情，有过余光酬世的许诺……他的串串足迹，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

第一个亮点

1917年，孙铤出生于上海小南门。小学一年级之后，随同父亲的工作变动，全家迁往汉口。翌年，发生战事，举家又重返上海。

在十里洋场，这位富有文学才华的青年做起了“文学梦”。高尔基的《玛尔伐》曾经唤起过他对文学的向往。然而，第一篇是用“村因”笔名写小说写散文，只是没有写诗。

在三十年代初，孙铤同一批血气方刚、热情沛然的文学青年组织了“暴风雨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还自筹资金，出版文学刊物《天明》。正如这个刊名所深寓的政治涵义那样，孙铤这批文学青年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渴望着“天明”。“九·一八”时，孙铤毅然参加学生游行队伍，慷慨陈辞地向民众演说。1933年，他提前读完学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孙铤的进步行为，自然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而他这位富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往苏联社会主义。为寻求真理，他东渡日本……

诗坛骄子

1934年，孙铤流亡日本，先后在东京日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念书。在留学期间，他即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参加了东京的中国剧人协会、诗歌座谈会、社会科学座谈会等左翼社团活动。

在日本，他对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苏俄诗人的作品令他倾慕不已，同时他还认真研读了惠特曼、歌德、拜伦、波特莱尔和缪塞等人的诗，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极大影响。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孙铤毅然乘船回国，参加了“留日学生抗日救亡协会”，不久即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负责编辑党的刊物。

但是，他始终深深地钟情于缪斯……

孙铤与木刻家刘岷，一人写诗一人刻版画，在敌人的枪炮轰击下，出版了诗集《击退敌人去》。

在这期间，他创作的第一首长诗《给敏子》问世。

孙钿素有“战士诗人”之誉。戎马生活充实了他的诗。他在纸条上写诗，在军衣和军帽的布内层写诗，捡到小竹片也写诗，文思冲涌，势不可遏，尽多尽快地捕捉战斗生活和文学智慧所“碰撞”后闪现的“灵光”，《旗》、《望远镜》等诗集中所收集的仅仅是一部分“灵光”。战事频仍的年代，孙钿散佚了不少诗篇，“灵光”瞬息而逝，再也无法“复写”，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创作的旺盛期，孙钿的诗作见刊于巴金、茅盾主编的《烽火》及胡风主编的《七月》等进步刊物。他的那些诗情沛然、文辞清丽的篇什曾受到胡风的高度评价：“孙钿的诗将使读者得到感激，新诗的传统引为骄傲。”文学评论家阿垅当年曾写下洋洋万言的诗评《〈旗〉片论》，其中有一段评语：“孙钿底诗在我们，也就好像春雨沛然中的溪涧，猛涨而怒鸣，奔腾而坚执，呜咽而高歌，巨岩不可阻遏，堤围无从强制，被曲折了然而不改流向，被挠侮了然而更加激烈，汇于万流，奔向大海，洋洋乎战斗的青春，浩浩乎队列底前卫。”这位“时代歌手”的感情和文字，是泪、是血，并且，与当年中华民族千千万万儿女的泪、血凝结在一起。孙钿诗作中带来了新的思想情感，新的美学元素，新的艺术世界。历史绝不会磨灭他所建树的功绩。

1939年起孙钿受党组织委派在廖承志领导下，在香港做文化工作。他曾主编《东江》、《东惠》半月刊，1941年珍珠港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孙钿参与帮助、照顾胡风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从香港撤回内地。胡风在1995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文稿三篇》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孙钿学生时代所孜孜以求的“天明”的强烈意愿，即将要变成现实了，甫过“而立之年”的孙钿欣喜如狂，他殷殷冀盼着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奉献自己的智慧、才华、力量和所有的一切。

这位诗坛骄子是这般的坚毅，这般的执著，这般的纯真，这般的富有幻想……

蒙冤罹难

是的，孙铤与胡风的深厚感情，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胡风曾经坦率地说：“孙铤是抗战初在武汉时向我投过诗稿的。我喜欢他诗里写的战斗（游击队）感情是真的生活实感；认为他是参加了游击战的，清新的风格和内容相称，发表了。”这里，胡风充分肯定了孙铤这位文坛“初来者”的创作风格，同时也道出了他俩初识的缘由。

当年，胡风颇为赏识孙铤的才华，予以大力提携，不仅在《七月》杂志上发表他的诗作，还将他的部分诗作荟集成册，定名为《旗》、《望远镜》，与艾青的《向太阳》、绿原的《童话》、田间的《给战斗者》等同列为“七月诗丛”出版。1938年8月，孙铤从前方回到武汉，给胡风写了信，第二天就收到胡风的回信约见。握别时，胡风谆谆叮咛孙铤：“寄稿来，你的诗，鼓励人们的斗志，抗战需要斗志。”这位虔诚的学生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尽管在战争的年代，他俩晤面的机会甚少，但是，他们灵犀相通，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性格、共同的情趣紧系着两颗心……

又有谁能预料到他俩的生涯之中，彼此竟然会遭遇一场漫长的惨绝人寰的灾难呢？

解放后，孙铤暂留上海，不久被暂时安排到宁波工作。1955年5月，他正准备接受重要任务远行时，人生之舟却驶向了另一航道，从此他的名字在文坛上消失了，他的脍炙人口的诗歌也销匿了。他被投入了深重的灾难！

说来也真够荒唐：仅是由于他在履历表上填了一项：“抗战时期曾与胡风往来”，因此，在震惊中外的“反胡风运动”中，孙铤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他关进杭州公安厅乌龙巷监狱，长达一年之久。1956年末，孙铤参加了

整风运动。热情耿直的诗人，又曾是抗战初期的老党员，他本着“帮助党整风”的热忱，理所当然地提出自己以为诚恳真实的意见。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诸如“何必报刊报道千篇一律”、“农对太苦了，应该让农民富起来”的意见，尽管言之有理，但事后“老债新帐一起算”，仍然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生以笔墨为缘的一介书生，在梅山盐场下放劳动，之后又到四明山筑公路和修筑江山铁路。风华正茂的诗人在沉重的精神折磨中消蚀着宝贵的青春！他含冤受辱，志节不移，直面惨淡人生，希冀再度“天明”……

1962年，孙钿终于摘掉了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可是，仍不分配工作，经济拮据，生计窘迫。全家蜷缩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破庙里，度日似年。1969年，诗人第三次入狱，直至1971年释放。在屡遭劫难的岁岁月月，除了在狱中度过之外，他养过蜜蜂，做过漆匠，也拾过荒。尽管他蒙难，但还是紧紧握着笔，写诗。他蜷曲在炉灶边的泥砖床铺上，望着惨淡的月光，时而仰天大笑，时而黯然泪下，时而愤笔疾书，但写毕后，他又划了一根火柴烧了。

诗人最有创造力、最具生命力的年华，竟然在牢狱和强迫劳动中虚掷了，但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堪称一个真实的大写的“人”！

“歌唱吧！/不论怎样高削的山崖/不论怎样凶险的水峡/不论怎样紧密的封锁/不论怎样强暴的束缚/不论怎样毒辣的压迫/不论怎样恐怖的威胁/不论怎样/不论怎样/我们要歌唱！”——这些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诗句虽然写于1948年，却成了诗人在解放后二十多年蒙冤罹难而直起脊梁、站着做人的生动写照。

老树缀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胡风案件的平反，孙钿也得

以昭雪；1983年又恢复了党籍。他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我国的诗坛上。这位被诗坛公认的“抗战时期最被注目的诗人”，如今又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重新被世人所“注目”；

198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一书收了孙铤的《雨》；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月〉、〈希望〉作品选》一书收了孙铤的《迎着初夏》、《送讯》、《行进》等6首诗和一篇小说：《污暴的行进》；

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一书收了孙铤的《我们还会见到》、《我们在前进》；

《文艺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浙江日报》等报刊都相继发表有关孙铤的文章，或专访，或诗评，或回忆录。诗人又活跃于政界文坛。他先后担任过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顾问、宁波市作协主席等职。但他毕竟是位“战士诗人”，写诗的笔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喜听老风发新声，莫道黄昏景自幽”。用这两句古诗来形容晚年孙铤的创作热情，极为贴切。

“我不想成名，不尚空谈。”也许正是这一“立言”，所以，这位创作素来严谨的诗人近十几年来虽写下数百首诗，却鲜有刊发。他每写下一首新作，总要反复推敲，直至自己满意才奉献给读者。翻译日本诗歌，使他晚年耗费了大量精力。近年出版了他的译著《日本当代诗选》，其译笔流畅，又颇传神。

每天早晨是孙铤一天之中最美好的写作时间，如果没有什么打扰的话，整整一个上午时间，他总是伏在书桌上轻松而甜蜜地打发过去。写诗、翻译、读书，还有就是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已写了厚厚一本，其中有些片断已发表，如《我与胡风》一书收了孙铤写的万言大作《与胡风同命运》，《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二期发表了孙铤的《我的生涯之始步》等。这些回忆录文笔清新，情感充沛，字里行间不时溢出一缕缕诗意。

也许是当年胡风赏识，奖掖像他那样的一批文学青年，促使他们成了文坛“新星”，这对孙钿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因而他直至晚年还是精心扶助文学后生，一位文学青年写的《胡风传》，经他力荐，日前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凝结着孙钿的几多心血……

一生情系文学的孙钿对时下的文坛创作极为关注。一次，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侃侃而谈，其中不乏灼见：

——我也经常看书报杂志，看电视节目，有些人创作欲望强烈，但动机是什么？是为人民大众，还是为金钱？为何置社会效益于不顾？我看，应当重视作家的价值观。

——新时期的诗歌不是没有前途，但是奋发向上的作品太少，光顾抒一己之情感却缺少时代气息，这是眼前诗歌创作的致命的弱点。

这些评论率直平实，切中时弊，反映出一位诗坛老将对当前文学创作的焦灼之情，也表达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殷殷希冀：与改革开放同步，文学创作再来一回勃兴和繁荣！

“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是孙钿寓所挂在壁上的一幅书墨，它恰似对这位暮年的“战斗诗人”的良好祝愿，同时他也永远带着七月丰盈的意象，那么丰美！

目 录

他从七月走来(代序) 沈栖

诗选

- 3 给敏子
- 11 旗
- 16 我们要战
- 19 雨
- 23 行程
- 26 在铁路边
- 28 送讯
- 31 夜
- 34 我们的雪天
- 37 池边
- 39 进军途上
- 42 悼一个战士
- 45 五月
- 49 迎着初夏
- 52 我们在前进
- 55 我们还会见到
- 57 赶着前面而去

- 61 挂彩者
63 我们又回到这里
67 渔村小诗
- 71 我近来
80 我底月光曲
83 好冷呀
89 我的抒情诗
93 歌唱罢
108 望远镜
- 111 青青的岩石
113 我见到春天
114 春天书简四章
118 诗和孩子
- 120 早春景色
122 我的迎宾曲
125 有赠
127 惜别
130 遇老战友
- 132 我的歌颂
135 鲁迅
137 滂沱
138 醒来
141 微笑
144 陵园缅怀
147 英雄之歌
149 悼诗人胡风
154 今夜溪水潺流月色娇
157 欢迎你
159 飞渡曲

文选

185 不愉快的现实——三个片段

191 “怎样生活”与“做些什么”

194 黎明前手抄

198 残酷中的散步

205 痛苦之外

211 星底光辉

217 高野良雄的死

225 花园老人

230 阴黯的日子

237 邂逅

243 污暴的行进

247 我没有忘掉

251 奴隶

255 辞书残忆

260 回忆廖承志

266 读《胡风传》随想

270 抗战胜利 50 周年随想

272 诗人的自白

277 与胡风同命运

329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341 我的生涯之始步

356《日本当代诗选》译序

附录

367 与孙铤谈诗(代后记)……荣荣

374 孙铤小传

诗 选

给敏子

——无数的敏子呵·苏醒吧

不知您
能否念到我的诗
敏子呵
您的笑
您的信
您的伤感
您的心
在九·一八纪念日的今天
在秋天的阳光里
我深深地洞悉了
我们怀着同情
为您哀惜
愤恨
然而哟
我们没掉泪

您的心爱的人儿死了
他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死在哀怨的河流边
他为了什么
敏子呵
我不认识您
但我熟悉你们的生活
只有在这沉痛的时期
当我大声地喊着
“他是为了几个军阀的野心而牺牲”时
您才会相信
你们的并不是自己的国家
每年每月每日
所付予你们的
只是 死亡
 别离
 穷苦
 眼泪

去渴望
醒悟 反抗
从你们心底下滋长出来吧
别盼望
您的心爱人儿的归来
他已经无谓地